

在龙江县白山乡龙哈社里，大家都在談論着共产党员吕福有忘本回头的故事。这段故事講起来又生动，又动听，它可以給人們上一次活生生的社会主义教育課。那么，这段故事是怎样發生的呢？說起来話就長了。

悲 慘 的 过 去

吕福有的老家住在山东省寿張县崔大丰村。老吕家从上三輩起就沒有过家業，許多人都給地主扛过大活，当过牛馬。到了吕福有父亲这輩生活就更困苦了，全家十口人八个孩子，一个人劳动怎么也养活不过来。貧穷逼散了他的一家人。吕福有的大哥吕福胜为了謀生流浪到东北，不料一去就沒有影了。三哥吕福昌給地主扛活被折登成病，地主將他帶着气拖到冷倉房里活活冻死。两个姐姐剛滿十四五岁，就卖給人家作童养媳。剩下的六口人也不得温飽。吕福有还記得，他在五、六岁的时候，冬天沒有被子盖，冻的睡不着觉。后来用麦秸擗了一个鋪条，全家六口人順着炕洞睡在一起脚搭脚，背靠背，互相借身取暖。富人們耻笑他們說：“老吕家还会变戏法呢！一个被窩能变出十二条腿来，像个什么玩艺？”吕福有的父亲还解釋說：“这有什么办法，我們不是穷嗎？”富人还蔑視他說：“你們得穷八輩子，多咱也沒个好！”

在那个年月里，穷人平常連飯都吃不上，过年过节也不会好一些。每逢过年，富人們用車往家买年货，而吕福有家連一張灶王爷也买不起。人家过年吃餃子，吕福有抱着破盆連飯粒都沒有。有一天父亲領他到伯父家串門，正赶上人家蒸年干粮，吕福有一見那黄登登的饽饽更觉得餓了，心里想要吃但又不敢吱声，后来实在饞的沒招，只好望着父亲說：“爹——”

“干什么？”他父亲已經猜透了兒子的用意，但也不好管人家要，只好捂住吕福有咀說：“別唧唧！”

“爹——我——餓！”吕福有眼饞的还要吃。

“別吵！再說我打你！”父亲把臉拉了下来，吕福有再不敢吱声了，只管往饽饽上使眼神。伯母看在叔兄弟面上，只辦一小塊干粮給了吕福有。老吕头把臉臊得通紅，罵着孩子說：“真丟臉，快給我滾回去！”随后照吕福有的屁股踢了一腳。

生活越来越困苦。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，吕福有的媽媽只好領着他和弟弟沿街討飯了。一个小脚老太太領着两个孩子要飯有多么难苦哪！有一次他們乞討到姓白的大地主門口时，一喊大爷大奶，一群狗像餓狼那样捕上来，把吕福有的破棉褲咬了好几个大窟窿。这种情况当然得不到地主的同情，他們說：“你們这帮穷棒子吵什么？”吕福有說：“好大爷，你行个好吧，我們好几天沒吃飯了！”大地主把眼睛一白楞說：“哪有飯給你們吃？滾吧！快滾！”后来又再三哀求，狠心的地主只給一个小葫蘆卜，这怎么能充飢啊！有一天晚上，娘兒几个到外村去

討飯，天晚沒能趕到家，忽然刮起大西北風來，挾雜着雪花。呂福有娘三個無處安身，就偷偷地溜進地主的破碾房裏，風雪從四面八方吹進破碾房，把娘三個凍的哆哆嗦嗦。呂福有和弟弟蹲在媽媽懷裏，哭着說：“媽呀！冷啊！”老太太也淒慘地落下淚來，拍着一對可憐的孩子說：“兒啦！媽也不願意叫你受罪呀！都怨咱們是窮人！孩子，你們快長吧，長大了能掙錢就好啦！”

後來在家乡要飯也糊不過嘴，就乞討到東北，在樺甸縣東找到流浪到這裏的叔父。叔父也是給地主扛活的，沒有別的招，只好把呂福有送給地主杜金山去扛活。明面講只放豬，不干別的活。可是一上工地主就給呂福有帶上了沉重的枷鎖。有一天地主杜金山買來一付洋鉄桶，交給呂福有說：“豬倌呀！你得用這個傢伙給我挑水，洋鉄桶輕巧，你能挑動！”剛滿十三歲的呂福有哪里能挑動水呢，他當東家說：“咱們不是講的光放豬不干別的嗎？”杜金山眼珠子一翻說：“你是我花錢雇的，叫你挑水你就挑得啦！”呂福有說不過地主，只好忍氣吞聲，一次挑半桶水。一天早晨，呂福有正蒙頭大睡，杜金山老婆拿着燒火棍，打着他腦袋說：“豬倌！你還不起來給我燒火！”呂福有坐起來說：“我光講放豬，也沒講給你燒火呀！”地主老婆說：“你是我們花錢雇的，不光要給我燒火，還得給我揀桌子刷碗呢！”呂福有每天除了放豬、挑水以外，還要給人家抱柴火，揀桌子刷碗，累的不像樣子。

夏天，呂福有不管風吹雨淋，成天在野甸子上放那

二十二头猪。有一天見杜金山牽來五頭牛，和他說：“這牛在家拴着不老实，你來看着放吧！”呂福有說：“豬和牛在一起也不合群呀！”杜金山說：“你是我們花錢買來的，叫你干啥你就干得啦！”這下呂福有的担子更重了。豬牛不合群，攆豬牛跑了，趕牛豬丟了，沒鞋穿把腳都磨腫了，被槎子扎出窟窿，累的呂福有哭哭啼啼。一天下午，忽然霹靂閃電，瓢潑似的大雨落下來，老牛吓的亂跑，一下竄進樹林子里，呂福有追了半天也沒赶上，出來一看豬也丟了，只趕着幾個豬胆却地走回去。正好那天母親來看他，他連累帶怕，抱着媽媽就放聲哭起來，媽媽問：“怎麼啦？”他說：“我累的實在够受啊！”媽媽含着眼淚說：“孩子，要好好干，長大了就好啦！”後來媽媽也來杜金山家白干活，雖然吃點剩飯，也得看着地主的臉子。因為媽媽疼孩子，盡量幫呂福有多干點，讓他早晨多睡一會。過幾天杜金山看呂福有睡早覺，就用燒火棍打他說：“你是給我們扛活來啦，還是來享福啦！要想享福你再脫生脫生吧！”呂福有說：“我的活由我媽替干啦！”杜金山厲聲說：“你媽干你媽的活，你干你的，不叫你媽來能掙一石糧嗎？”

因為大地主杜金山太苛薄，呂福有實在受不了他的折磨了，第二年又到地主劉廷奎家扛活。媽媽囑咐他說：“孩子，到那好好干，掙够路費咱們好回家！”呂福有最願意聽回家這兩個字，所以又鼓起一股勁給人家效勞，他連放二年豬，到十五歲就扛大半拉子，攆着膀子干好幾年，只掙够母親路費，先打發母親回了家。他又給地

主扛了九年大活。农民吳兆貴看他身强力壯，老实厚道，就將女兒許配給他作媳妇。呂福有沒有錢，由老丈人給陪送一床被，买一双袜子，他只背一个小破被去和爱人結了婚。后来在老丈人帮助下，才回到关里家。

呂福有回到家添了一个兒子，老太太也得了孙子，又見了一輩子人，全家都很高兴。可是生活仍然很貧困，哥两个扛活將供咀，不能养家。这时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东北，在天津設立劳工招收站，呂福有听了汉奸們假宣傳，說作劳工能掙錢，完工还保送回家。他想：作劳工是沒有好，可是总比餓死强啊！他和老弟弟一边走一边要飯，步行了八百里到了劳工营，被載到东北作了一年劳工。做劳工不但不掙錢，还挨打受罵，日本鬼子怕劳工跑，在劳工营周圍圍上三層鉄絲网。呂福有也和别的劳工一样，冬天住在抬不起头的席棚里，在冰地上睡覺；頭頂上挂了霜，身底下出了水，渾身生疥瘡，真是困苦難言。后来鬼子看管不严才逃出火坑，在龙江县十八里屯大地主盧文正家扛上大活。盧文正也和杜金山差不多，也使尽了各种花招來剝削穷人。呂福有不論白天或黑夜，不管風吹和雨淋，总是拚命地干，盼望能够掙几个錢早日回家。他一直扛了五年大活，省吃儉用，好歹攢了七百元伪幣。一九四〇年冬月，他下了工，把賺來的零錢換成七張百元大票，他想：有这些錢回到家至少也能置十几亩地，我們呂家祖祖輩輩也沒有过地呀！这回也該有家有業，飽守田园哩！呂福有怕帶伪幣过关被搜出来沒收，他把七張大票捻成紙卷，摻

綫麻搓成一條繩子，又怕暴露祕密，用鍋地灰把繩子搗成黑色，相一條舊繩子，用它捆着小破被，起票踏上火車。他站在車門口往外了望着，咀里默默地叨咕着：北大荒呀！北大荒，我再也不來了，咱們作最後分別吧！盧文正呀，盧文正，我算給你干到頭了，再也不受你剝削了，將來我也能過你那樣啊！

呂福有回到家，除了還債以外，只買了一畝七分地，如果要趕上好年月也足夠吃了。但是，日本鬼子又侵入了山東，實行三光政策，他親眼看見鬼子殺人無數，鄰居張大哥也被大懈八塊。日本鬼子又大修工事，按地攤官錢，要雜稅；呂福有的一畝七分地也遭了洋罪，今天要幾十斤米，明天要幾十塊錢，又要磚，又要瓦的，麻煩透了。頭一年打的糧還不夠捐稅，哪里能享受到自己土地上生長的果實啊！到第二年只好把地押出去。呂福有給地主扛了六個月的大活，只掙一百二十斤高粱，家境越來越困難；這年又趕上山東大旱，人們沒有糧食吃，把樹葉、樹皮、草根子、冬麥芽子都吃光了，餓死的人無其數，真是死的睜不開眼睛啊！後來呂福有想扛活也沒人用了，老婆孩子餓的吱哇亂叫，父親也活活地餓死了，七十多歲的老母親把眼睛都哭瞎了。母親拍著呂福有的肩頭說：“兒啦，你別在家等著死啦，你們哥五個死的死沒的沒，只有你有一房媳婦，生一個兒，我再舍不得兒孫也得叫你們走，保存住這個孩子給呂門留個後吧！”這時全家大哭。媽媽哭送三里才和她心愛的兒孫分別。呂福有雖然發狠再不上北大荒，再不上盧文正家去

了，但是貧困逼着他不得不如此。他把剛買的一畝地賣掉，又賣掉僅有的一床被，又把老婆結婚時沒舍得穿的一雙襪子也賣了，好歹湊上路費，領着老婆和一個九歲的兒子，背個小破麻袋卷，穿的像要飯花子一樣，三上關東，又給盧文正扛上大活。沒有房子住，只好領着老婆孩子在伙房裏和伙親們住在一鋪炕上，老婆不敢脫衣服睡覺。後來搬到地主的空廂房裏，這是一個大桶屋子，又冷又害怕。全家三口人只蓋一個破麻袋片子被，凍的要命。借地主兩個碗一個盆用，還以高價借了地主一斗米（春借一斗到秋還斗半）。呂福有給地主扛活，他老婆給地主少奶奶們洗衣服、打麻繩子、幫助作飯，還不供飯吃。頭一年扛活連吃糧都沒掙夠，三口人吃光了老婆撿的一石五斗苞米。一九四五年又給盧文正打頭，因為呂福有鬧了二十天眼睛，就把多掙的一石谷子扣個溜溜光。直到東北解放，呂福有才逃脫出受剝削的枷鎖。

翻身後一步登天

一九四六年共產黨來了，把呂福有從水深火熱中救了出來。那時有個張區長找呂福有談話，和他說：“咱們都是窮人，受了多半輩子苦，這回咱們該翻身啦！”“翻身！”呂福有不明白底細，一怔說：“什麼叫翻身呀！”“翻身，就是斗倒地主讓窮人當家！”張區長給解釋說：“咱們要和地主算剝削賬，把他們的土地、牛馬、家業全分給窮人！”“人家地主勢力那麼大，咱們窮人硬要能給嗎？”

呂福有很有顧慮地說。張區長說：“有共產黨給掌腰，怕什麼！咱們起來向地主鬥爭，把他們打倒了，一切不就都成了咱們的了嗎？你敢干不？呂福有在關里時就聽說共產黨是向着窮人的，他想這一定沒有錯，就很堅定地向張區長回答說：“我從小就受窮，我恨透了大地主，鬥爭我敢干！”

鬥爭開始了。呂福有跑前跑後很積極；黑夜白天發動群眾打地主，挖財寶。有的人不敢參加鬥爭，怕國民黨過來殺腦袋，呂福有解釋說：“怕啥的，共產黨是救咱們窮苦人的，共產黨走到那咱們就跟到那！想要自己種田地就得打惡霸！”就在這一年，他動員弟弟參了軍，臨走時還向弟弟說：“你上前方打敵人，我在後方打地主，消滅蔣介石，咱們好過太平日子！”

土改結束時，呂福有全家分了特等勝利果實：得一頭大驢子、一台鐵車、兩間半房、五垧八畝上等地、十七八件衣服、大小缸四口，還有鍋碗瓢盆和櫃箱等等。他盤算一下：原來全家除了四口人以外，只有十塊錢家底，這下子要增加幾十倍啊！多虧共產黨這個大恩人我才翻了身！

一九四八年以後，黨號召開展大生產運動。呂福有很相信黨的話，便和尹殿君、張文金插隊種地。他的地又好、離家又近，侍弄的又及時，頭一年就打了二十一石糧食，那年他還被選上縣勞模！接着又光榮地參加了共產黨。這時呂福有心滿意足，他想：我們老呂家從來也沒有過土地，這回有了地，可得好好發展生產啦！一

九四九年他弟弟复員回来，又增加了一个劳动力，非常打他心上来。他和弟弟合計出一个發家計劃：再买三匹馬，开兩垧荒，每年打五十石粮，小日子就能馬上指日高升了。这年哥两个果然干的不錯，种七垧多地，打了四十多石粮食，又花四百六十元买了一匹馬。

一九五〇年的春天，吕福有忽然接到二哥吕福維的来信。信中除了打听家常以外，还特意指出：“在山东买地非常便宜，买一亩地只需一百多元。我看你在北大荒多想法挣钱，把钱邮回来咱们买上几十亩地，我还分一处宅子，你搬回来保管能够过得好啊！”吕福有叫他兒子給念了好几遍，他和弟弟、老婆越听越高兴。吕福有說：“在关里要置三十亩地就是小财主啦！說不定还能赶上盧文正呢！”老婆接上說：“要能回关里我还能住娘家呢！将来也像盧文正那样雇大司伙作飯，我还能有福享呢！”吕福云說：“要回关里我这个老跑腿子还能找上个对象呢！”从此这封信便成为他家的奋斗目标了。当年就打了五十多石粮，用一匹次馬，加上五石苞米，换了一棒馬，給二哥匯去二百元人民幣，不久接到哥哥来信报捷——已



(图1) 吕福有的車和馬

經买了二亩地。一九五一年春天，大驃馬又下了駒，这时吕福有就有四匹馬，一挂車了。生活也大有提高，全

家七口人都有被褥，單、夾衣服和薄、厚棉衣也各有一套以上，兩口櫃裝的滿滿登登。過去住的破土窟，這時住着刷滿白粉子、鑲着玻璃的新房，又蓋了倉房、馬棚、農具庫，趕上了富裕中農的水平；大兒子高小畢了業，二兒子也上了小學。從此呂福有這一家全變了樣。

徘徊在十字路口上

生活過好了，可是呂福有經常所想的不是黨的事業和大家的事情，而是個人如何發財致富了。一天晚上，他躺在炕上翻來復去睡不着覺，忽然一個美夢浮現在眼前：那還是一九四四年冬天，地主劉文清、鄭樹元到盧文正家串門，當家的盧文平特備酒菜款待，大概是為了拉攏呂福有下年再給他扛活，也把他找來作陪。席間盧文平取笑說：“咱們四人年齡不差上下，要磕頭推誰為大爺呢？”劉文清說：“八成呂福有歲數比我們大吧！”呂福有面帶羞容說：“我哪敢和你們比呢！”四個人一盤問都是同歲，都是屬豬的。姓陳的伙計當呂福有說：“你這個豬可不趕人家那三個豬了——人家都守家在地，你還是個窮扛活的，你後半輩子也趕不上喲！”呂福有想着想着自言自語地笑了，他笑盧文平、劉文清、鄭樹元這三個豬已經被清算了，也只有我呂福有過的比你們強了，還愁撐不上你們！他想到發家置地，就越干越起勁。這幾年他已攢了一千多元，匯回山東八百多元。

一九五二年秋天，省委工作組來白山鄉搞整黨試點，整黨教員上黨課，講解黨員八條標準，呂福有一點

也听不下去。什么不許党員雇工啦，不許党員放債啦，党員要牺牲个人利益、处处为群众利益着想啦，党員要帶头領導群众走新道路啦等等，吕福有听了真有些刺耳。别人在討論会上積極發言，他却一声不吱；那几天飯也吃不下，觉也睡不好，腦子里总是混漿漿的。党員志願登記，这是对每个党員的重新考驗。全村十五名党員都愉快地登記了，唯有尹殿君，于德章和吕福有不去登記。尹殿君和吕福有从插組就在一地，有什么事情都能互相参考。尹殿君对吕福有說：“我算不当党員了！”吕福有問：“你为啥不当呢？”尹殿君說：“我是中农，也沒有分着果实，共产党对我沒啥好处；你是貧农，是共产党把你拉帮起来的，你別跟我学呀！”吕福有說：“你要不当党員了，小东屯光剩我一个人，老开会走黑道沒有伴哪，我也不登記了。說着，尹殿君背上行李就走了。吕福有也把行李背起来，他正一脚門里一脚門外，杜景春就叫他：“吕福有，你別忘了你是个受过苦的人哪！”吕福有听了这一声緊急劝告，好像头顶上挨了一拳，他騎在門坎子上躊躇了一会又把脚撤回来，把沉重的行李扔在炕上。

傍晚，別人都上外边去散步，唯有吕福有和于德章在屋里交头接耳。

“你为啥不登記呢？”吕福有試探着問。“再当二年党員就要穷死啦！”于德章昧着良心說：“当党員什么事都得帶头，今天开会，明天开会，不受穷往哪跑！”“是呀！”吕福有正和于德章的思想相吻合，他說：

“当党员这玩艺儿真没啥好处，干活叫带头，卖粮叫带头，买公债还得带头，开会耽误工，真没意思哪！”他俩越谈越投机，一宿也没睡好觉。第二天早晨两个人瞪着红眼珠子又凑在一起扯起来。于德章自言自语地说：“当了好几年党员啦，冷丁就不当了好吗？”吕福有说：“是共产党领导咱们翻的身，要不干能对起共产党吗！再说，要不登记群众该说咱们叫人家整掉的，名声多不好听呀！”于德章说：“那就登记上吧，反正挂个党员名也好听，带不带头以后再说吧！”

吕福有虽然又重新登记入党了，但只是表面上挂个招牌而已，思想里仍然想着回关里买那三十亩地的问题。有一天他上朱家坎去赶集，在街里看见一辆胶皮车，套着一匹又高又大的二串子洋骡马，浑身长的溜光通红，真招人稀罕。那个老板子把小鞭甩的嘎嘎响，坐在车上洋洋得意。他一看就爱上了那匹大洋马，一打听这是朱家坎八道街有名的韩大麻子的马；据说韩大麻子专能倒腾好马。吕福有默默地想道：“我多咱也能有个比韩大麻子更好的大洋马呢！”

一九五三年秋天，靠山屯的马贩子王奎有赶着车从十八里路过，吕福有见那车上套一匹比韩大麻子那匹马还高的大红洋马，他很眼气地当尹殿君说：“这匹马真带劲呀！”尹殿君问：“你不打算换一匹这样的马吗？”……他们和王奎有一拉扯，当场讲妥，吕福有用两匹次马把王奎有的大红骡马换到手了。吕福有像得了宝贝一样爱这匹大洋马，不到两个月就喂的膘肥胖；红红的长毛直门放

亮，两只后白蹄，白鼻梁子，一扬首四尺六七，顶门宗鑿在耳朵两边，真像画上画的那样好看。他出門騎上这匹馬，真是十人见了九人誇，他們都說：“这个馬滿三区也少有啊！”呂福有听了直个勁的驕傲地憨笑。他怕晚上丢失，就买了一条鉄鏈子，用大鎖头鎖在房簷子上，有时不敢睡而听着馬的动静。他見誰都說：“我把韓大麻子盖住了！”他又特意上农場去配了洋馬种，轉过年又下了一匹洋馬駒，像火龙駒那样活潑。呂福有完全叫自己这个指日高升的小日子迷住了。

一九五三年春天，村長杜景春在西头領導試办一个初級社，呂福有想：你搞你的社会主义，我就积累我的小家業，我算不先伸头呀！一九五四年全村已經發展到五个初級社了，唯有呂福有住的小东屯还紋絲沒动。呂福有是七大硬户之一，他站在富裕中农立場上和党的合作化政策頂上牛。这时在他腦海里又产生了这样想法：有了合作社就沒有我的小悶头財主啦。他很討厭合作社，他想：是不是这个地方走快了呢？关里不一定这样快吧！

一九五四年冬天，呂福有回关里去探家，想看看那里的風声。他从雨城下火車，徒步路過陽谷县石門宋，这里离他家只有三十里路，他順便坐在屯子里休息一会，只見那里驃馬成群，猪羊滿地，当街还放着新农具，这使呂福有大吃一惊，他一打听原来又是合作社，他心里格登一下子，自言自語地說：这里也走新道路啦！也許家乡不能这样快吧？他急忙走到寿張县崔大丰

村，首先一打听也开始建社了，这使他大失所望，到二哥家一看老母亲也不见了，原来她刚死不多日子，他雙悲交加，大哭一場。

晚上，他和二哥睡在南北炕上，沒有心思睡觉，哥两个就唠起嗒来：

“你在那边过得怎么样啦？”吕福維問。

“很好，光車馬就值三千多元了。”

“咱們这边地真賤，快回来置吧！”

“你知道地为什么賤嗎？”

“八成是共产党号召搞合作社搞的。”

“对了，咱們再別指望买地啦！”

“不买？”吕福維急了說：“一定要买！”

“你別說傻話啦！”吕福有說：“我还是黨員呢！我听说將來土地归公有啦！現在我們那正搞合作社呢！买地就要吃亏！”

“能这么快嗎？”吕福維还在幻想着說：“毛主席單叫走新道路干啥？再呆几年他要老了或許就不走合作化的道了……。”

“別想好事啦！”吕福有下恨心說：“誰說啥我也不上这分当啊！”

当吕福有回来时，全村已經搞起来六个社，只剩小东屯还没有动静。尹殿君問吕福有說：“关里有沒有合作社？”吕福有說：“別悶糊塗啦，到处都有啊！”他和尹殿君一算賬，搞初級社車、馬、土地、农具都吃租子，光兩馬一車入社，加上土地租子就能收入八石多，再加上兩

个劳动力干活，收入也不比单干少，于是也把小东屯的十七户組織在一起，建立一个初級社，大家选尹殿君当主任，吕福有为副主任。这一年不算吃粮、楷棵，光卖粮的收入，每个劳动日还分八角多，当然达到了吕福有的願望。他想：初級社要讓搞長也有賬算哪。

事情發展的也真快。到一九五六年春天，村里就醞釀建立高級社。有的黨員立場不堅定，怕馬归公有吃亏，偷偷地卖出去。有四匹馬的吕福有他心也發慌了，弟弟也要卖馬帶錢回关里。正在吕福有沒拿定主意的時候，县委工作組就来帮助建立高級社，对卖馬的自私自利黨員进行了批評，严重的还受到处分。吕福有一看大势所趋，也沒讓弟弟卖馬。在作馬价时，工作組考虑到吕福有馬多，他又喜欢洋馬駒，就和他說：“你把馬駒留下發展家庭牧畜業吧！”他回家和老婆一合計，他老婆又有了另外打算，她說：“留馬干啥，要是叫老兄弟卖了拿錢回家我們啥也撈不着；不如全入社，社里使不了，还得写在咱們賬上！”吕福有一琢磨老婆的話很有道理，又想到馬都入了社也落个印象好。他又怕弟弟不同意，就和弟弟講一些养馬操心的事。弟弟本来也不願意起早貪黑的，給馬添草料，同意了吕福有的主張。于是吕福有的四匹馬一台車全都入了社，扣除哥俩股分基金，在社里还存款八百多元，在入高級社时，吕福有还听工作組說高級社能比初級社劳动收入多，这一点他並沒有完全相信，心想：反正先入社看看吧。

入高級社当初，吕福有每天都能随帮去干活。后来

因为初办大社領導沒有經驗，在經營管理上出現一些漏洞，呂福有对这些客观上的缺点沒有实事求是地來認識，就有些動搖。

秋季的一天，呂福有上前屯去开会，特意到青年队去看一看他入社那匹洋馬駒。一看它身体有些消瘦，毛色不像先前那样光滑了，于是他就有了一些心疼。他当支部副书记赵長山說：“这馬在我手时侍候的像画上的那样，入社就改了样，真不如留下好啦！”正赶上这年秋天馬价又上漲，呂福有云一听就和哥哥發起火來，他埋怨說：“我說大洋馬不入社你偏不同意，若不現在能賣八百元，帶这些錢回关里怎么也能找个对象啊！現在啥都完了，我得打一輩子跑腿子了！”他大發牢騷，指着呂福有說：“我絕戶就絕在你身上啦！”

“你才是老損种呢！”呂福有的老婆也趁火打劫說：“我原先就說有錢多买点穿戴，你偏往馬上用勁，这回入了社也不能發財了，我也回不去娘家啦！都怨你呀！”

呂福有正好这几天思想不痛快，又加上老婆和弟弟胡鬧，真有些懊悔了。从此便对共产党的政策更加不滿了，他睡不着覺躺在炕上想：共产党和毛主席真好管閒事，領導穷人翻身以后就行了呗。誰願意怎么干就怎么干得啦，还搞合作化干啥？这回算把我坑的够啥呀！若不搞合作化我早就攆上盧文正啦！咳——！当黨員真沒啥好处，又不讓單干，又不讓發展个人。算了吧，我算不当黨員啦！

一九五七年呂福有更消極了，尤其看到合作社对包

工質量檢查不嚴，有些青年人技術不好還和他掙一樣工分，就更不滿了。夏天，呂福有和社員們一起鏟地，就被那些青年人拉下了，歇着時他弟弟把他接上來，並對他說：“你真傻呀！為啥還拿穩的呢？”呂福有說：“胡弄人好嗎？”呂福有說：“人家都不好好幹，偏你一個人能把社办好嗎？能對付上就算了！”呂福有並沒有以一個黨員的責任感對這樣不良思想作鬥爭，反而也混起來，有時也發牢騷說：“這回誰說啥我也不當黨員啦！”從此就在他心懷里隱藏起一顆定時炸彈。

過 社 會 主 義 關

一九五七年秋天，龍哈社開展社會主義大辯論。在大鳴大放時，這個受過苦的、由共產黨扶植起來的共產黨員呂福有，卻反過口來向党向社會主義進行惡意攻擊。

在一次鳴放會上，呂福有用種種謬論，昧着良心反對黨領導的合作化運動。他說：“毛主席坐在北京耳朵聽的真，眼睛看不准。不應該號召搞合作化，要搞也得先試個點，晚二年再全搞。現在是走快了，隔着鍋台上了炕，



(圖2) 呂福有在鳴放

人心不齊，沒個办好。”他還攻擊社會主義制度，他說：“沒建高級社前，淨宣傳社會主義好，說住的是樓上樓

下，还有电灯电话，吃的是面包，喝的是牛奶，哪曾想入了高级社却是这样糟，这叫什么社会主义呀！这叫共产党只说光溜话，不办光溜事；说的是天官赐福，做的是男盗女娼！”他还放出合作化没有优越性的谬论说：“高级社对二流子有优越性，对劳而苦干的人一点没有好处。要再搞二年大家都得受穷，我也得受穷！这叫共产党拿穷人搥球，原先把穷人举的挺高，现在又摔的叭唧一下子！”

龙哈社党支部研究了吕福有的言论，认为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，它反映出吕福有的内心思想生了病，而且是并非一日之寒。并且，党支部认为吕福有的思想问题，在其他某些党员和群众中都大同小异地存在着，有必要展开大辩论，弄清大是大非。

十月二十九日，一二队开社员大会，吕福有也理直气壮地走进了会场。第一个发言的是赵长山，他说：“吕福有说合作社走快了，说合作社没有优越性，这是他想走资本主义道路，纯粹是忘本！”吕福有一听“资本主义”这



(图3) 龙哈社的社会主义辩论会

几个字，打心往外不愿意听，气的眼睛直冒金花，他很强硬地为自己辩护说：“我认为我说的都是事实，我心里有啥就说啥，我过去和现在都是一碗水看到底，没作过不

体面的事，怎么辯論我也不怕。說我有資本主义思想吧，我沒雇过工，沒放过債，入高級社四匹馬全砸进去了，沒有外卖；而有的黨員、支委別看沒說話，可是他們雇过工，賣过馬，比我可严重啊！”赵長山当时臉紅了，他沉思一会又繼續說：“你呂福有是历史清白，又是黨員，是共产党把你从火坑里救出来的，又領導你过了好日子，可是你为什么耍罵共产党，攻击合作社呢？我赵長山过去是沒有遵守党的紀律，雇过工，賣过馬，可是我承認了自己的錯誤，受到党紀处分，那些事我都改啦，我現在沒有反对共产党，沒有反对合作社呀！”“我發言！”赵長山剛說完，董桂臣又接上說：“我看呂福有就是忘本，他不相信党的政策，夏天他还說他有一百元公債卷三十元就往外賣，这不是不相信党的政策嗎？”“嘿！”呂福有气的鼓鼓的，他想：你董桂臣平常的事也不比我光溜，干活擲輕躲重，巧掙社的分，我哪样不如你，还張咀說我呢！他堵气地反駁說：“公債是我自己的，別說賣呀，我要燒它誰还能管着嗎？！”

呂福有在沒有認識到自己的錯誤以前，总是腰里別着扁担橫撞，东來东擋，西來西搪，一点也不認輸，直到把会攪黃。

晚上呂福有躺在炕上，他的腦子里展开了激烈的思想斗爭。他总不往理上想，偏往牛犄角里鑽，他想：我呂福有一清二白，也沒作过什么坏事，只是說点錯話就不对嗎？都怨我咀好說喲！他們都比我强嗎？我哪点比別人差呢？为什么單看我呂福有眼眶子發青呢？为什么單辯論

我的問題而不辯論別人呢？这叫牆倒众人推，純粹整我呂福有！……他越想越憋屈，直到亮天也沒想通。早晨他找副主任劉宝山問：“你們辯論我干啥？是對我這個人呢？還是對我這個事？”劉宝山向他解釋說：“呂大哥，你可要想通呀！咱們辯論的目的是對你說的那個事，弄清大是大非，幫助你提高認識，以理服人，絕不是整你這個人。”呂福有說：“要是對事不對人，我承認我說的不对，咱們可以展開辯論。”

十月三十日晚上，為了幫助呂福有提高認識，教大家，又召開全社社員大會，繼續和呂福有展開辯論。呂福有沒用人招喚，老早就上會場去等着。有人和呂福有取笑說：“我們尋思你要跑呢！原來你還比誰來的都早啊！”呂福有很平靜地說：“道走錯了能回來，話說錯了就收不回来了，我說錯了我能改，只因為我鬧不通，我才來開會呢，你們有理可以拿出辯論就是了，干什么跑？”

辯論會開始時，有人問：“呂福有，你為什麼說合作化走快了，是隔着鍋台上了炕了嗎？”呂福有說：“我就是這樣想的，也就這樣說了。”大家就根據這個問題講起理來。顏福榮說：“咱們村的互助合作運動是有條件的逐步發展起來的。一九五二年有十四個互助組，一九五三年試辦一個初級社，一九五四年又發展到五個初級社。就是你在那個小東屯不願意搞社，因為你們人強馬壯，有三四戶還雇長工呢，當然不願意走新道路啦。到一九五五年全村人都要辦社了，你們才勉強的搞一個社，這就說明你們走社會主義道路的積極性還不高。建高級社是全村人民

的自愿要求，你吕福有也报名了，怎么說不对呢？”胡海山說：“吕福有是站在富裕中农立場上替有車有馬戶說話的，他那个道是少数人發財、多数人受窮的道路。我为什么翻身后在一九五二年还給人家扛活呢？就是因为我的馬弱，和有馬戶換工，兩個人工換一个馬工，干啥活都是有馬戶先干，輪到我名下什么都晚了，一样的地他們就比我打糧多，我不受窮往哪跑？”赵長山說：“舊道路是不好，过去的十八里全屯有三百四十戶，一千八百畝地，只有二十三戶地富，但他們占有土地一千七百畝，其他二百八十戶只有一百畝地，还都是中农的，剩下的都是扛大活的。要照你吕福有說的那个道走，不搞合作化，我們这屯子只有你好过了，不知有多少人还得給人家扛活啊！”这些活生生的事实，一一地打进吕福有的心，他默默无言，陷于沉思中。董桂明問：“吕福有你說是不是这回事？”吕福有才吞吞吐吐地認輸說：“是呀；我說合作化走快了，就是因为它限制了我个人發展……。”

接着又辯論合作化有沒有优越性問題。顏福榮說：“吕福有說他入高級社受窮了，这是光看他自己那个小圈圈的原故。因為他們哥两个每年种八畝地，地好出糧多，当然能比別人收入多了；入初級社仅兩馬一个車就吃租八石多，要是四匹馬都入进去，光吃租不用劳动就能得十石糧食，当然吕福有同意了；入高級社沒有租子了，只是哥俩掙四五百元，当然是減少了收入。可是，他只看到眼前这一点，以后能收入多少他却沒看到。反过来拿全社来看，高級社就对大家有优越性了。一九五六年

虽然天旱，高級社打了六十二眼井，用水澆地取得有史以来最大丰收，全社一千二百六十四公頃地就打三百七十一万斤粮食，比丰收的一九五二年增产七十七万斤；过去每年都要向国家买六万斤救济粮，这一年不但没向国家要一粒粮食，还交售给国家一千多吨粮食。全社三百五十户有百分之七十四的户增加了收入，有百分之十五的户收入和上一年相等，只有百分之十一的富裕户才稍有减少。社员的生活也提高了，一九四七年全村有三分之二的户吃菜团子，现在吃粮有餘。远了不用說，就拿你们十八里来比，八十二家就有七十三户都有火爐子，家家都有暖水瓶，有二百二十五只自养羊；你们二队有四十七个劳动力，三十九人有棉大衣，青年人都有一双皮鞋。这叫没有优越性嗎？”

吕福有在这些事实面前低了头。董桂臣問：“你为什么說共产党拿穷人搓球，把穷人举挺高又叭唧一下子摔下来呢？”吕福有說：“我說的是我們小东屯那四大家沒增加收入不滿意，生活不如过去了。”有人問：“你过去上这屯給盧文正扛活时穿半截袖棉襖，揣个麻袋卷，你忘了嗎？前后比一下，是过去好，还是现在好？”吕福有前后一思索有些痛心了，他掉下眼泪說：“我忘了我过去是穷人了，也忘了共产党，是忘本啊！”

最后又轉题辯論社会主义制度好不好問題。有人問吕福有：“你为什么說共产党光說光溜話不办光溜事，为什么說共产党說的是天官賜福，做的是男盜女娼呢？”吕福有說：“我寻思一进高級社社会主义就到了，能享福

呢，后来一看高級社缺点很多，干活换累还没享着福，就認為社会主义不如小財主好啦。”顏福榮說：“你过去也上过党訓班，社会主义怎么样你不知道嗎？社会主义是大家幸福的制度，你要知道社会主义不是憑空从天上掉下来的，而是要用劳动去創造来的，刚一迈进社会主义門坎就要享福能办到嗎？我們高級社现在是穷家打底，能一口吃个胖子嗎？初次办大社沒有經驗，缺点是免不了的，我当支书的要負主要責任，而你是个共产党员就沒有責任嗎？”当呂福有明白了这些道理以后，思想才开始轉过弯来。

夜晚，呂福有躺在炕上回忆起来会上大家說的話，又想起来过去那悲慘的苦处和現在的好日子。他算了一笔前后生活細賬：过去吃不上穿不上，現在吃得飽穿得暖了；过去过年好了能吃几斤猪肉，不好一点也吃不到，現在每年都杀大肥猪吃，每年还能吃到三十斤豆油，真是頓頓有菜，有时还喝上一壺燒酒，我那个小白酒瓶里还喂着一根大黃瓜，为的增加一点营养，过去四輩也沒有一个識字的，如今两个兒子念书，大兒子出学校門就参加了工作，在党的培养下他已成为六級工人，每月还往家匯錢呢，过去住的房子……。这样好生活不叫共产党能有嗎？我为啥要忘本啊！就是为的那三十亩地的小財主嗎？想到这，他心里又打了結：高級社到底对有車有馬戶好不好呢？他又想到社里制定的十年發展规划，十年内粮食單位产量达到六千七百斤，劳动日收入达到五元，这有多么吸引人哪！不用說五元，就是每个劳动日达到二元，我們

哥倆就能收入八百多，超过單干，也超过初級社了，这就是一九五八年的事情，不难哪！又想到规划中的副業，光社的副業收入就要占农业收入的百分之三十；另外社員家庭副業每家要有三口猪，五只羊，二十只鷄，还有那房前房后的护宅林——真是驃馬成群，猪羊满地，綠柳成蔭，有多么美好啊！这远远超过了我的發家計劃，还是合作社好啊！他越想越亮堂。

过几天支部書記顏福荣找呂福有談話，問他：



(图4) 呂福有在檢討自己的錯誤

“辯論你的問題对不对？”

呂福有笑了說：“这下算把我的病治好了，要不然我心里老鬧思想病，慢抽筋就落下去啦，这回算去根了。”

“你說实在的，你的思想到底是什么？”顏支書問。



(图5) 龙江县委孫副書記和呂福有在談話

“我这回算明白了，”呂福有說：“我的眼珠子掉在脚背上，光顧个人發財，不顧大家好坏，这就是資本主义思想唄！也是忘本思想啊！这回我算不想它啦！”

“你还想当不当党员呢？”

“当！”吕福有很坚定地向党表示说：“我要干一辈子，多咱躺在棺材里才算拉倒？”

忘 本 回 头

一九五七年的秋天，在龙哈社的大片农田里，呈现出一片丰收的景象。吕福有的眼光也随着这种新气象改变了。他看着社里的庄稼、车马、牛羊和那崭新的农具，样样都很顺眼。社里号召在秋收中要节约粮食，吕福有听了也很顺耳。一天早晨，别人正准备秋收，唯有吕福有拿着小镰刀，到甸子上去割笤条，回来就编了好几个大筐，把它拿到队里去。队长郭成山问：“这作什么用？”吕福有说：“今年的苞米可要掰干净，拉地别丢穗，我特意编几个筐好用它装车，免得糟损粮食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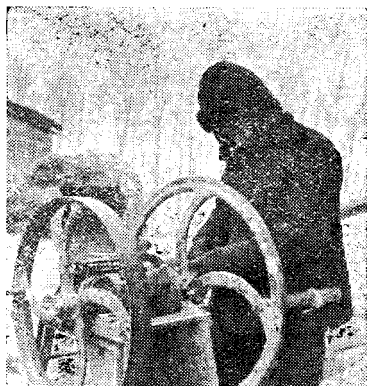
十二月初，社里计划要边打场边送粮，要求在十四天全部完成任务。别的队庄稼薄，很容易完成任务，唯有第二队庄稼厚，一垛谷子一万八千捆，往常一天只能打一千捆，这样光谷子就得打十八天，一定要影响全社的计划完成。二队的社员们都愁住了，连郭队长也拿不定主意了。吕福有就主动地当郭队长说：“你别看咱们队庄稼多，我看还不愁打呢！”

“吕大哥！你能有办法吗？”郭队长请教说：“你是老庄稼人，快出个招吧！”

“你今天午后上前屯买三斤洋油和一包洋蜡吧！回来必有办法。”

郭成山很信他的話，他到晚上才背着油瓶子回來，一看呂福有把自家的手提燈擦的淨亮，還有一個小玻璃燈籠，也上了油。呂福有當郭隊長說：“咱們貪大黑起大早干，分兩個場院心，每天可打兩千多捆谷子，這樣才能不耽誤送糧啊！”晚上天色漆黑，呂福有把燈掛在場園里，四處都能看着亮，他和郭隊長各領一伙人就連夜打起場來。經過七晝夜的勞動競賽，終於提前打完場，超過了別的隊，取得優勝紅旗。大家非常欽佩呂福有，說他有經驗，智謀多。

二隊的鋤草機別人一使就壞，每修理一次就花



(圖6) 呂福有正在修理鋤草機

十幾元錢。呂福有主動地和郭隊長說：“鋤草一拧一身汗，有的人不願干，把鋤草機都整壞了，社里還干搭錢。把這個活交給我吧，我領他們鋤草，保險不能壞！”果然，呂福有很愛護機器，要出一點故障他還



(圖7) 呂福有正在向年輕人講解農業技術

能修理上，每天能鋤一千多斤馬草，不多日子就把草屋子

裝滿了。他还教給年輕人学农業技术，很有威信。到年終总结工作时，这个过去很落后的共产党员被評为模范社員。他現在正在生产高潮中起着骨干和参謀作用，他表示：“要把畢生力量贡献給合作社，贡献給偉大的社会主义事業！”

[General Information]

书名=吕福有忘本回头 1958.03

作者=

页数=27

SS号=

DX号=

出版日期=

出版社=